

3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T 9299/0628

12

7

元州先生釋論卷之七上

文藝一以

史道

六經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

得虞夏商周湯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

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南之尚書尚書序於曰

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於天行也王肅曰上

言言下為也所書皆河洛者也惟此三書其義不同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二

文藝一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張氏同
東坡

史通

劉知幾

六家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
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
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旋璣鈴曰
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
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

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

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舒所選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

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王邵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盡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唾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䟽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語晉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

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檇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

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晉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傳信聖人之羽

翻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煩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

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准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
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
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
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
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註釋治其章句抑
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
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
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
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

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
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
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
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
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
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
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
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
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
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

并八系
三
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國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

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七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

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

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后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

七十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

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

其創造皆准子長但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

已后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日記

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

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記

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

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

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
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推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
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
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載言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
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
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
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
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
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

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
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言罕逢載事夫
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叙遂令披
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
今是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
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
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
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
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
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

馬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
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
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
誄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
昔于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
爲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
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
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
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

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
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
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
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
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
詳其義案姬自后穆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
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
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
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
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

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

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旣以編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

焉

列傳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于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

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昇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冊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折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嗶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

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
叅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爲
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
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
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
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顯史之事魯皆附庸自
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
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
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宮或
運一異謀樹一竒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

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
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遺跡
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
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
難蓋爲此也

天文志

精覈之論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

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
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
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宮讀者竟
忘其誤推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

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
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
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志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
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
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禪竈
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
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穎川而賢人聚月犯
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瀼
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旣不
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
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
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
賢於班馬遠矣

藝文志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

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

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

謂天志續漢

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

類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

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

旣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旣而後來

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
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
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
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
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
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
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
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
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
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措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
棄菅蒯於宋王得之矣

五行志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昭昭不易誣也
然則麒麟閏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
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
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迤代如盈縮循環此乃
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
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
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
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
美惡也故諸侯相軋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

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谷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蠊蝻食崩折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祿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等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兩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

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

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

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計符會於三十卷中

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

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孔子

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為其時王孔子殺召伯毛伯案今

春秋經孔子殺召伯毛伯案今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

昭公九年陳火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

昭公九年陳火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

昭公九年陳火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

昭公九年陳火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

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
 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
 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王哉又魯桓薨後世
 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
 食而應 **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 尚書伊陟相太戊
 之邪 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諱陰之衰天下應
 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
 按大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
 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大戊時生非高宗
 事高又本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 董仲舒以
 不都於亳 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象也晉厲
 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
 之按春秋成公十二年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
 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 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
 柄來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
 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

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
 襄仲赤文公 **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胃懷或以前為後**
 太子即惡也 **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
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
類謂莒大為國菽為強艸鶯著素色負鑿匪中國之

虫 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蟹劉歆以為蟹負鑿也劉
 向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咸暑男女同川澤淫風
 所生是時嚴取齊女為夫人既入滯於兩 **鸛鵠為夷**
 叔故蟹至按負鑿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 **秋之鳥** 春秋昭公二十三年鸛鵠來巢劉向以為夷
 秋之禽按鸛鵠中國皆有唯不喻濟水耳事

見周 **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
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篇叙一災推

一恠董京之說前後相反

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朱弒君易

許田劉歆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

京房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

不同

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夷狄劉向又以為域生

南越劉歆以為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

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

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

漢中興已還至於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

子顯相承載筆兢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

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勲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辨

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

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敏系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

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必精審也然則天道遠

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

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作於黃龍董食徵晉亂

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

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

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

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

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雜志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利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旣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輜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旣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

刑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

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
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
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
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
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
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
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
草木編紵絲帛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
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
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

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實
有邛竹傳節筍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三
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
物歸於計吏竒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
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
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
談取諸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
五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
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
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

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者擇其善而行之

論贊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曰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

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譏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焉論者所以辨疑

惑釋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濶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

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濡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
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
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
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
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
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
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
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
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
唐脩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吏夫

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
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
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
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
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
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
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
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
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脩紀論不
殊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旣而

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
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
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
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
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
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
不悟其非如蕭李南比史蕭子顯李百藥唐新脩晉史皆依
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
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
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

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
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
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
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斷限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
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立明之傳魯史也以隱
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
因有公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
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始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

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
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
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
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
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
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
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
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
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
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固

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
之誅旣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
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
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
間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
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
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
全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
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
左旣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

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
前作遂乃南籠典午比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
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
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
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
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
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
行不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
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
為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

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
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
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
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
麗以驚橋獲濟吐谷渾因馬聞徙居諸如此說者求
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
脩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
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
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
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

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載文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蹈漏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滛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

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宅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惜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

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
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
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
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
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
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
非由餘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
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救麥識昧玄黃如

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置勇猶螳螂之拒轍此
所謂厚顏也

古者國有

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

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
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
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
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
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
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
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
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

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

令觀者疇爲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壁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翔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拳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

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歲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言語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

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
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
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
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
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
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
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
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
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言皆可諷詠非但筆
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

豎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磻腹棄甲城者之
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
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
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
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
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眩俗之迥改知歲時之不同而
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
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
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
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爲脩混沌失彼天

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
 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
 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
 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
 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
 在園中見蕭正
 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
 等見殺謂其次子請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
 而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
 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物神州其中
 辯若駒支學如郗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
 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魏收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華

語等揚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
 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
 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
 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也王
撰齊志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
 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
 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媼而歸
 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
 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
 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徽
 魏本索頭故當時有

童謡曰狐非狐貉非貉樵犁狗子齒斷索又曰催催
 頭團栾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
 其罪狀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略
 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
 齊因而埋沒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
 肩皆是者也近有燉蝗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
 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
 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
 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
 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單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
 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

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三言不
 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
 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
 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
 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
 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
 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
 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
 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

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簡要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以

簡

要

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

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
澆淳殊致前後異跡前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
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
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
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
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
哉蓋叙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

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
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
傳言子大叔之狀日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
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
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
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
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
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萑藪藍縷以啓山
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
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大史公

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末紀其
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
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
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
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聖純孝欲言人書夜觀
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
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捷此則既述才行
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醜為酒藥脯以毒
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
驪姬讓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于地而地
墳而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子天乎吾
君之國子之國也予可遲於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
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
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
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

此則事跡既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邵無此也又

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省字左傳宋華
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
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
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臧其
一字大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
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
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
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

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且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旣執而罟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損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乎旣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隱晦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篇目旣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

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潤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旣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褰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楸動於薨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及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泊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竒偶相配故應

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踈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竒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旣甚叙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煩國志也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妄飾音文章旣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古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

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牢籠一世或包
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
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叙元日臨軒必云朝會
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
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
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
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當矣
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
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
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

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勅新
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燕等長所書魯
始爲髻立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
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
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
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
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茶食胡俗不施
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
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
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捷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

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茶闕而不載蓋龐降崩賸
字之媵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

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判定况愁山定橫彰於載

識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郡

載謠識雞頭團團河中狗子破尔苑也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

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

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

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

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

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

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

刻鵠不成反類於鷺者也

摹擬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

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

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

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

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

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

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

諸侯為帝王日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擴

諸侯為帝王日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擴

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
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
辨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
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
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
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
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
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
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記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
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
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諸

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

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

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
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
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
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
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

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

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

義理互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恓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

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

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遂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瞻言如左傳稱叔輒問曰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八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

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闕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旣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下也

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
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張子
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
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
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
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
哉

書事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爲煩擁而論之其尤甚者
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
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載諸尚書春秋
上下數千載其可言德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
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
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
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
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
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
書其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
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
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

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

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謁其君子觀其

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

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

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晉書

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

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

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

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

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

二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

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也則

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

室乃叙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

四也

史傳

劉勰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

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

天地而又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

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

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苟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竒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

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咄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欲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弁竒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

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
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後魏志斷論

魏收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
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紹述前史俾
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
樂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剏立八書片文隻
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疏遂
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
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

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
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
並因仍以爲三誌而禮樂踈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
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
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
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
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
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
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滴咸入禮興
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漑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

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
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
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
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
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包其用非一郊祭朝饗
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
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
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
備續至於公昔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
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

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鑣歌
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
義今樂府鑣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未異尋
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鑣章非古淫哇之辭並
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
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
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
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
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
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

其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菟之祥朱草白鳥
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
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君上而震蝕之災
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
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
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青
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
息版籍爲之溷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
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隴兗豫青徐之
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累足奉者免身於荆越者石

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
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旣而民單戶約不可

魏

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
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
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
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
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
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參事爲易元嘉中東
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
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

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
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
酌前史備覩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
簡杼軸忘食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為
後之君子削滌而已焉

史論中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
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
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
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挾閼

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
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治背
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
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
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
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

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者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

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

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
名則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
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
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
僞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
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
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
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
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
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
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
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
焉者以是夫

正統辯 宋遼金

陶宗儀 輯耕錄

辯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
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
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
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
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

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至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

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脩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二王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

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
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
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
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
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
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
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
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
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
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

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
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
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
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
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
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
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
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
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

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

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

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
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
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
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
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
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
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
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
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
家之克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

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
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
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
又非劉蜀牛晉族屬以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
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矧
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
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
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
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
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

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乎宋而不在乎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之是非之

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

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
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
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
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
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
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
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
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
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
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

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乃
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
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
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脩於唐唐史脩於
宋則宋史之脩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之君子又
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
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君
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
辭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
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咲爲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

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於乎司馬
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
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
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
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辯以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
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
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

正統問

徐一夔 文衡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間從余涉
西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

之說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爲一則以正統歸之眉
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
之太祖旣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
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
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
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
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
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
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
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

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以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贊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

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况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爲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泌

倣綱目例遵紀統爲經而疏其始末爲傳以行者如
曰本於朱子則是據其未定之說而以爲是非忠於
朱子者如出臆見則不可以爲至當元亮良以予言
爲是爰著于篇

夷齊十辯

王直 文衡

一辯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
跡三辯山中乏食之故四辯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
由五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辯史記本傳不當削
海濱薛紂之事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
不合八辯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

不同九辯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辯左氏春
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第
七篇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第十六篇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二章孔子所
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
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
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

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
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時有以補前
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
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
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
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於世也
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
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
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
已史記旣載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

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旣工
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
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
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
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
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予
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
言之子旣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
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
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
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
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
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之意
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
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
戎與燕晉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
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
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
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

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
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
所也蓋倉卒而行掩入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
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
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
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
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
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
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
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

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
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
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
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
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
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
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
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
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
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

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
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
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
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
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
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略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
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
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
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
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

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略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證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節

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爲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

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太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

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諧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之歸爲首其他未之先也以

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卽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
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
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而考終
已久矣遷旣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
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
而諫不知此當爲兩夷齊乎抑卽周紀所書之夷齊
乎若卽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
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
其戎車旣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
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

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
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
子冒昧至前左右愕 貽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
之狀殆如狂夫出鬪群小號呶而迂恠儒生姓名莫
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
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
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
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
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
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

之噫其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
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
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
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
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子之說折遷遷未
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
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
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
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安居半及書武王則妄
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略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

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
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
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
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
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
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孰所謂餓者爲夷
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於一是而
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
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略無一字
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

以詳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聞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

爲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

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未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爲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旣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柰何之辭也豈必爲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

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惟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况罪止

討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
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
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然
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
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
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
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
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
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
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
惟此章之疑旣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
豈非古人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
然否

孟子弟子列傳序

吳萊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奭淳于髡慎到荀
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
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實諸戰國辨士
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述唐虞三代之
德二則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也乎當
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

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
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
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
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淆之矣豈太史公徂見而溺聞
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
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
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
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
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
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
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古列女傳且言孟
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嘆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
似與克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
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
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
公不能具知况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
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魯
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嚙嚙
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
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

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
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
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
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
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
孔子常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
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
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
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又所
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
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况鄒衍奭淳于髡
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
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
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
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讀貨殖傳

趙汭

文衡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歛以
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
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
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

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深誦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富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姦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爲天下

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况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論唐志

葉適

余既於漢志著五行傳之非而新史以爲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漢以來從之不暇何暇非之又謂祥符

禍疢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此尤不然夫以數術占災異自古已然惟不可出於洪範爾况其中者皆極如神明聖人亦未嘗廢也惟不可出於儒者爾洪範運道而紕術儒者任理而遺數故以洪範占災異未有能中者也新史又謂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此亦非也桑穀共生雉雊鼎耳古人皆以事訓其君事不明則敗爲者無所據憑事明則所以而異消何應之有不然則禍至而應如響雖欲有之可得乎春秋以年紀事災異卽事也若災異之所以爲事與事之所以應蓋其體不可得而並著也

然左氏則固著之矣新史用春秋法於紀年已皆記其大者而不著事應可也志則紀年之箋傳爾安得復用春秋法削其事應而獨以災異言哉宜其猥積煩多爲學者所厭觀既不足以得其大又併小者失之矣

論作史之法

劉安世 語錄

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繼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

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書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

二終

荆川雜錄

卷之二十三

文章者其流五亦此而... 賦之末也... 且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三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文藝二 詩賦

文心雕龍五論

劉勰後同

銓賦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着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茂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楊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

荆川稗編

卷之二十三

葉五

者也

辯騷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蛭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弄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我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多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六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夕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

經術楊雄諷咏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木天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

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本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論詩情采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踈逐文之

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翻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聲律若夫宮商太和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垂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一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繁舉而推可以類見

樂府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
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
伊其相諛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扎觀辭不直聽聲
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志諛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
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脫竒辭
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文章辨體二十四論

吳訥

古賦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
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
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

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
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闕衍之辭而風諭之
義沒矣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言而斷之
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俛詩
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成相等弗錄尚論
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俛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
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
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
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楚楚國名祝氏曰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

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字爲讀遂爲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抵皆祖於是焉又按晦庵先生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託物興

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作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矣兩漢祝氏曰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尚辭而不尚意

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又或失於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詠歌之遺而於麗也何有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已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三國六朝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

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况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話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

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於此益歎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其終不泯也

唐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頽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就有爲古賦

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太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母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制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宋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

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
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
幾箇韻爾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
皆不兼之矣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
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
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於楚人之賦有
未數數然者觀於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樂府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
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
地百神若宗廟之際神旣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

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
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
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
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
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
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
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
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
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
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

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略以為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

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龐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俗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間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

郊廟歌辭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考之於古禮樂之備莫過於周故詩序謂昊天有成命則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則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載

夔良耜則又明堂社稷之歌章焉千載之下音樂旣
亡而其歌詩尚存者以其辭焉爾秦漢以降代有制
作然唯漢唐宋爲盛者蓋其混一旣久功德在人雖
其道不能比隆成周然其致治制作之懿終非秦魏
晉隋南北五季之可比也讀者其尚考焉

愷樂歌辭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
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鄭康成云兵樂曰愷
獻功之樂也是則軍禮之有愷樂其來尚矣若夫鼓
吹饒歌橫吹之名則起于漢崔豹古今注云漢樂有
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羣臣短簫饒歌乃鼓吹之一

章亦以賜有功是則饒歌與橫吹得通名爲鼓吹曲
但所用異爾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
饒歌又有橫吹曲二十八解然辭多不傳曹魏嘗改
漢饒歌爲十二曲而辭率矯誕厥後柳宗元進唐饒
歌洪武中宋濂擬宋鼓吹雖如魏之曲數而辭義殆
過之矣

燕饗歌辭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
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則燕饗之有樂也

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皆奏鍾鼓此
食舉之有樂也漢明帝定樂二曰雅頌三曰黃門鼓
吹者皆燕射及宴羣臣之所用也又有殿中御飯食
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然世皆不傳唯晉荀勗所
定歌章具存唐貞觀初新定十二和之樂其曰天子
食舉及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正至禮會奏昭和
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而史亦亡其辭迨宋建隆
中始作朝會樂章載之于史

琴曲歌辭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者也
故先王以是爲脩身理性之具其長三尺六寸象歲
之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法六合也前廣後狹尊卑
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今觀五曲九引十二操率
皆後人所爲若文王居姜孔子猗蘭將歸等操怨對
躁激害義尤甚獨昌黎所擬先儒謂深得文王之心
者是也西山真氏又云琴之音以淳古澹泊爲上今
則厭古調之希微誇新聲之奇變雖琴亦鄭衛矣此
又有志於琴者不可不知也

相和歌辭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以
和執節者之歌魏明帝分爲二部晉荀勗採舊辭謂
之清商三調歌詩唐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

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曲也
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清商曲辭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
始卽相和三調是也竝漢魏已來舊曲其辭皆古調
晉馬南渡其音亡散宋武定關中收其聲伎南朝文
物斯爲最盛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南伐得江左所傳
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至於殿庭
饗宴則兼奏之後隋平陳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
正聲也乃微更損益以新定律呂因於太常置清商
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

用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長安已後朝廷不用
古曲工伎廢弛曲之存者僅有子夜上聲歡聞前溪
阿子丁督護讀曲神弦等曲俱列於吳聲而西曲則
石城樂烏夜啼烏棲曲估客莫愁襄陽江陵共戲壽
陽等曲或舞曲或倚歌則雜出於荆郢樊鄧之間以
其方俗故謂之西曲古之樂錄曰上聲等辭哀怨不
及中和梁武改之無復雅句矣

古詩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
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
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

而變矣晦庵先生嘗答輩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
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
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
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
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
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
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
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
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
接於耳目入於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

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嗚呼學
詩之法予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焉國風雅
頌之詩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則間出而僅
有也選詩四言漢有蒯孟一篇魏晉間作者雖衆然
惟陶靖節爲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
是也宋齊而降作者日少獨唐韓柳元和聖德詩平
淮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制不同而皆詞
嚴氣偉非後人所及自時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爲
尚而四言益鮮矣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
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于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

九人系
卷之七十三
三
謂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義之正者爲得之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

王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迨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瞻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有非衆人之所能及也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竝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矣馴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攷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

井川和系 卷之七十三 十四
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盡發天人之蘊載韻語
之中以垂教萬世又豈漢晉詩人所能及哉讀者深
味而體驗之則庶有以得之矣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栢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
年詔郡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
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駟駕四馬從梁來叶
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
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
無隻句與不對偶也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
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

後人換韻體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
者多馴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
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
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
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喊以爲豪或流乎姜弱或過乎
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
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
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
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

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
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
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
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
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
複深以少陵爲是

律詩始于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攷之唐初作者蓋
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
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
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

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
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
六義之正者爲矜式若換句拗體龕豪險怪者斯皆
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
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
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用工
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
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矣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
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爲

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錄爲屢卷蓋其布置最爲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作者當以其言爲法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効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韓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伯弼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

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由是觀之絕句之法可見矣

聯句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其

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

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或

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

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

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山谷

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

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近代詞曲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

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于時才
士始依樂工按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
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失矣又按致堂胡
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
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游戲
而已唐人爲之者衆至柳岐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
篤好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
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
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之表矣竊嘗因而思之凡
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

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穉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
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穉者曰此宋
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間見草堂詩餘自
冠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予旣長奔播南
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填詞慢調者今無復聞
矣好古之士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句語詩者始於舜臯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
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
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之類七字句者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格致寔多自唐迄于國朝而體制大備矣

宋書論謝靈運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

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迺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乎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又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習原其騷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
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
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
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

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調高歷賞于建函京之作仲宣
灞岍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胃
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
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
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
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
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詩評序

鍾嶸 後同

上品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
詠昭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

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
之頌厥義夏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
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五言之目矣古詩渺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
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
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
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
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
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
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

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
兩潘一左敦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
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
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
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
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
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
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
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
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

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
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
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
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
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
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
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
以冊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
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音心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
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始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

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
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
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
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
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美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
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
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
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
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
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

并川科錄 卷之十三
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
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
眺今古獨步而師鮑昭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
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
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
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
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
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
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
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

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
首况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王者聯肩握珠者踵武
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
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中品序曰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
詮次又其人旣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
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
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
如流水旣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
首恙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

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
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
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
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
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踈而不切王微
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
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
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隱文士逢文即書諸英
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矚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

網羅今古詞人殆集欲辨彰清濁剖撫病利凡百二
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
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品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
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
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者詩頌皆被
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
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
唱此重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
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

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冲詠史顏延

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詩品上

古詩其體原出于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踈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

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頽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壯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註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飲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文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亶亶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

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
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卽靈運
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杜
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
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
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柰何虎豹姿
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宋徵仕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

首靜殆無長語篤意高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
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
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
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
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亦是經綸文雅才減若
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
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參軍鮑昭詩其源出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
景陽之淑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

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
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險仄頗傷清雅之
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
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適足使叔
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躋此意銳
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

與元九書

白居易
長慶集

夫文之爲言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
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

之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
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
義上自賢聖下自愚駮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
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至而不感者
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
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
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徹洞密
上下通而一氣忝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王所以
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
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

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采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芳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

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陳梁之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乎哉顧所用如何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花感花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發興于此而義歸于彼又何不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句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

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昭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世稱李白其才以奇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古今翻縷律格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史盧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予嘗痛詩之道崩壞如此忽忽發憤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材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篇略叙其詩之末流廢興於此

送孟東野序

韓愈 本集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也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欻其必有不得其平者

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春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

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

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評李賀

杜牧之

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取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陔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怨恨悲愁也鯨呿螯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也賀生年二十七死矣使賀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三終

<p>井</p>	<p>...</p>	<p>...</p>	<p>...</p>	<p>...</p>	<p>...</p>	<p>馬不足為其勇也</p>	<p>...</p>	<p>...</p>
----------	------------	------------	------------	------------	------------	----------------	------------	------------

世蓋烈之苗裔豈不...

...

...

...

...

...

...

...

...

...

...



